

林壽楓法政牧師談教會禮儀革新與傳承

受訪者：林壽楓法政牧師（下稱「林」）
訪問者：黃慧賢（下稱「訪」）
訪問日期：2014年8月7日

林：第一個問題係聖壇位置個問題呢，我哋有一個特別名稱叫 priest standing，即係佢唔係貼近牆嘅，係隔離個東牆，有啲甚至喺教友嘅中間，但通常都係靠近東面牆一啲嘅位置。呢個 priest standing 係……呢個位置我諗聖士提反堂……我強調喺聖公會，唔係好清楚天主教係咪……我諗天主教可能早過我哋都唔定，但喺我哋聖公會嘅禮拜堂呢，聖士提反堂就係第一個將聖壇搬咗出嚟中間，離開個東面嘅牆嘅。

訪：離開東面嘅牆，即係唔係咁近東面嘅牆？

林：以前就貼埋個牆嘅，東面就係正面嘅……對面個牆，我哋教會嚟講無論正門個方向係咩呢，喺英國述語都係叫 West Door，因為以前教會嘅門都係座東向西，個門一定喺西面，個聖壇貼近個邊牆喺東面。所以當啲教友聚集時，面向聖壇就面向東面，嗰時牧師以前當個聖壇貼近東牆嘅時候，牧師係主禮時背向會眾，但係佢本身同啲會眾一齊嚟往東面。喺西方教會嗰度，喺歐洲教會，佢哋耶路撒冷當然喺歐洲嘅東面。所以佢哋嘅聖壇全部嚟往東面就好似面向耶路撒冷。咁呢個就好具體嘅地理位置喇，但喺個教會嘅神學觀念，東就係太陽升起嘅地方，亦都係光明嘅所在，太陽就係光明嘅來源。神嘅一個特徵一個代表就係光，所以東面就係光，每日第一道光都係喺東面發出，好似係象徵神嘅所在。以前嘅觀念神有個居所，所以有個地點，有個方向，呢個居所如果有光，佢一定喺光明嘅來源嘅地方，就係東面。故此啲人崇拜面向東，就好似面向神嘅居所，神嘅所在地，就面向神。因為你敬拜都係敬拜神，都應該面向神，而唔係背住神。故此好早期嘅教堂，當年最早期。不過呢個太複雜，我唔想混亂你呢，好早期教會個方向就係座東向西，門喺西邊，聖壇喺東面，大家崇拜時面向東面，就好似面向神去敬拜佢咁。

呢個觀念就係，當然經過好長嘅發展，就造成會眾喺崇拜之中，佢哋個參與係一種被動，如果主動就落喺神職人員度。令到啲教友處於被動嘅位置，除咗因為崇拜嘅方向之外，喺西方教會崇拜用嘅言語就係拉丁文，到咗中世紀五、六世紀，七、八世紀之後，識用拉丁文嘅人主要都係學者或者聖職人員。一般基督徒或者會眾，尤其係被感化而歸信基督嘅嚟自歐洲北邊嗰啲野蠻民族，更加唔識講拉丁文。但教會嘅崇拜繼續講拉丁文，咁佢哋參與，但實情都唔知個崇拜講啲咩。整整吓佢哋咪處於被動嘅位置囉，全部都係個神父或者聖職人員做晒囉。主要係聖職人員向神獻祭，向神讚美同禱告，佢哋就係由個聖職人員代佢哋做晒。故此佢哋唔覺得個崇拜，個崇拜係聖職人員責任做嘅，佢哋只係在場，但就有一種參與感。就呢種情況呢，就當然會產生好多後果，特別喺基督徒佢自己喺教會裡面個身份同使命、佢哋嘅責任等等，全部都好似唔關佢哋事。佢哋就等候拯救，佢哋就去教會崇拜，就去領取上帝透過聖職人員俾佢哋嘅恩典。就好被動，教會去宣教向人傳福音，唔關佢哋事，係聖職人員做。教會嘅牧養又唔關佢哋事，佢哋自己好似啲羊咁樣，每次崇拜等候牧人餵養佢哋。牧人耶穌基督藉著教會嘅聖職人員去餵養佢哋，令佢哋變成……因此特別到咗十九世紀歐洲社

會更加複雜，變咗工業革命，又經過法國大革命等等。社會不停咁轉變，令到教會喺社會當中，同個社會關係好似係越來越弱。因為大部份教友都唔覺得教會存在喺個世界，教會做嘅事佢哋有份咁，都係留俾聖職人員、主教佢哋去做咁樣。但呢種情況到咗十九世紀中期、十九世紀末，好多人都體會到，特別係重新對呢個聖經嘅理解，亦都對早期教會嘅歷史有好多重新發掘嘅資料，體會到教會唔應該係咁嘅。教會應該係一個團體，由基督徒組成嘅團體。教會使命就由呢個團體去承擔，聖職人員喺呢個團體裡面有功能，但唔係佢哋自己代表晒全個教會。而係承擔整個教會嘅使命，向人傳揚福音係每個基督徒都應有嘅責任，成個教會整體嘅事，傳福音唔係淨係啲聖職人員、牧師、主教、修士、修女嘅事。所有信徒都有份……

無論聖經現代嘅研究，而從聖經之中得到嘅好多新嘅 insights 或者新嘅觀念呢，教會係一個 community，教會係上帝嘅選民，the People of God。呢個信念好重要，係上帝選召嘅人，就係所有領洗願意歸順基督。領洗嘅人都係蒙上帝選召，佢哋被選召唔係坐喺度等候救濟品、派恩典。佢哋被選召要去搵起承擔上帝俾教會嘅使命，就係去傳揚上帝嘅拯救。但係點樣去表達，特別喺崇拜之中，點樣去表達呢個觀點。呢個 community……教會係一個群體……一個 community、一個選民呢。

咁就係發覺到以前嘅聖壇嘅位置等等，係好難表達到呢種信仰、呢種理解嘅。所以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始，特別喺天主教嘅修會，喺德國嘅路得修會開始嘅一啲革新…一啲禮儀嘅更新呢，就逐漸強調個聖壇就係基督徒團體生活嘅中心。所以應該放喺…當團體喺主日、聖日聚集嘅時候……啲基督徒應該圍住呢個聖壇去敬拜天父上帝，呢個應該喺佢哋中間。到咗二十世紀初，我諗主要係五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喺歐洲好多教會，特別係天主教教會，開始將聖壇搬嚟…或者放喺…教會中間。崇拜嘅時候信徒同埋牧師圍住個聖壇，啲座位係圍住個聖壇，大家嘅焦點都喺個聖壇。呢個聖壇當然最主要就係紀念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為世人嘅罪，為世人得救，而向上帝奉獻自己嘅生命。呢個係基督教信仰嘅中心，而耶穌基督嘅受苦、死亡、同復活就係基督教宣揚嘅福音。呢個就係基督徒整個生活嘅核心嚟，咁聖壇就係核心嘅象徵。所以大家嘅座位圍住個聖壇嘅時候呢，至少向信徒表達一個信息，基督受苦同復活，就係我哋信仰嘅基礎，我哋信仰核心。而我做信徒就係要將呢個信息，呢個福音，向世界宣揚。喺世界活出呢個嘅福音，呢個信息。所以確實係邊個時代呢，我諗喺五十年代喺歐洲已經開始好多教堂係重新將聖壇搬離東邊嘅牆，放喺一個位置，而呢個位置係教友聚集嘅時候可以圍住佢嘅。當然亦都唔係完全去圍住，除非你重新再起過教堂啦，因為好多教堂都係十字架型嘅，咁當然有一邊長一邊短啲，有兩邊短啲咁。但都係放喺中間，好似聖士提反堂，佢聖壇嘅另一面就係詩班座位，好高嘅詩班座位。而佢前面就係會眾嘅座位，喺旁邊坐左聖壇侍從同埋牧師咁樣，都算係成個教會圍住個聖壇嚟舉行呢個崇拜。

訪：即係十字架個形狀都係出現嘅？

林：出現，因為我哋起教堂主要用返十字架個形狀，成個教堂好似個十字架咁囉，鋪咗喺地下嘅十字架咁囉。聖士提反堂喺呢方面，可以講係我哋聖公會之中創先河嘅，呢個亦都反映當時張榮岳……後來佢做咗我哋教區主教…副主教啦，張榮岳牧師做聖士提反堂嘅時候，佢因為要重建個禮拜堂，我諗你都睇過舊嘅聖士提反堂嘅相片啦。

訪：見過相片，同埋都有一啲老人家嘅口述，佢哋都話嗰陣個[舊]聖壇喺個牆度㗎。

林：貼住個牆。

訪：佢哋都有講，咁望到啲相片都係咁嘅。

林：係，嗰個就係舊嘅。我都有見過舊嘅聖士提反堂實際上係點樣，但係喺相片度見佢係好典型嘅英國式鄉村式嘅禮拜堂。喺英國好多鄉村嗰度，都搵到類似形狀嘅禮拜堂。咁好難怪嘅，好多傳教士嚟自英國，咁禮拜堂咪跟進英國嗰度嘅方式呀……形狀……嚟起啦。當時係一間相當精緻嘅禮拜堂，後來因為漏水嘅原故，地方亦都唔夠用，要去重建。咁張榮岳被派到去。[一九]五幾年，佢喺聖士提反堂做主任牧師。

（訪：大概'53年？）

係啦，佢由紐西蘭返嚟，佢個人就好果斷嘅，同埋好有魄力嘅。佢可能見間禮拜堂根本又唔夠用，又要維修，又要執漏咁多嘢，不如索性拆咗佢起過個禮拜堂。個[聖壇]位置咁樣拉出嚟，我諗當時都有其他禮拜堂咁做，都算係幾創新，創意同埋有種嘅叫做大膽嘗試嘅精神。但亦都同佢本人嘅經歷有關嘅，佢之前 1953 年做聖士提反堂牧師之前，佢有幾年喺紐西蘭度生活同埋牧會。

當然，紐西蘭唔算做一個喺神學思想方面好自由、好開放嘅教會。喺紐西蘭，長老會嘅影響力好大概，基本上紐西蘭就係蘇格蘭嘅長老會，因為好多蘇格蘭嘅移民，大部份人都係蘇格蘭人嘅後裔，所以佢哋大多數都係長老會嘅教友。聖公會，即係英國教會，反而唔係最大嘅教會。最大嘅教會應該係長老會嘅……紐西蘭嚟講，因此紐西蘭聖公會嘅教友亦都唔係話好保守嘅英國聖公會教友，因為佢哋喺嗰度唔係屬於主流教會嘛……喺紐西蘭。故此佢哋有好多比較開放啲……自由啲，所以佢哋喺禮儀方面，我相信屬於比較自由開放啲，亦都比較注[重]禮儀嘅教會。我諗呢樣嘢係張榮岳牧師……後來法政牧師……後嚟會吏長，喺紐西蘭牧會嗰幾年，佢可能睇咗當時喺紐西蘭新建教會嘅形式，佢喺嗰度得到啲咁囉。另外亦都係佢自己一種個人嘅傾向，我諗喺佢個時代，同佢同年紀喺聖公會啲牧師當中，如果我嘅理解同認識，佢係比較注重禮儀嘅牧師，其他同佢同輩，包括……（訪：李應標？）李應標可以話仲早佢少少，張紹桂呀、鍾仁立呀，張綠鄉等等，張綠鄉都注重禮儀啦，但成班同佢同輩嘅劉堅持呀，都係一啲打仗嘅時候或者打仗之後立即被按立嗰班牧師。仲有呢個李求恩呀，包括[聖]保羅堂嘅曹思晃都會早過佢哋。但佢哋全部年紀咁上下，都同輩呢，佢喺佢牧師朋輩嘅中間呢，張榮岳係一個比較注重禮儀嘅。

訪：你係點知道㗎呢？因為我都有聽過一啲詩班，一啲侍從佢哋又講，有陣時要搞到 high high 㗎喇嗎！

林：係呀，張榮岳時代……我諗，一來佢自己喜歡啦，二來佢喺紐西蘭嘅經驗啦，當時喺我哋聖公會嘅禮拜堂，除咗一兩間之外呢，冇咩邊兩間係有著祭衣嘅，聖餐嘅時候牧師著嗰件外袍係好帥嘅。

訪：唔係棕色嗰件？

林：唔係，幾隻顏色。祭衣依家好普遍喇，好多禮拜堂嘅牧師做聖餐嘅時候都會著。但當時著祭衣就唔係咁普遍，（按：此時林法政讓訪問者看相片中的祭衣）當時所謂天主教同基督教個分別好大，著呢啲就天主教嘅。所以若果著呢啲祭衣好易被人問你係咪天主教㗎呢。咁樣，一般嚟講，嗰時就係話天主教就咁著，唔係天主教就唔係。但依家就唔係啦，係禮儀大公教會，同非大公教會個個嘅分別。就唔係話呢個天主教、呢個基督教咁，但五十年代你著呢啲祭衣主領聖餐嘅時候呢，咁就係好容易俾人……好多教友未必鍾意嘅。因為對天主教呢……你係基督徒或者新教就會對天主教有種排斥、有種敵意，覺得天主教呀……好多迷信呀。中古時代又有好多教皇……又點樣去曲解聖經呀……等等，所以對天主教有咩好感。但天主教神父主持彌撒會著呢啲祭衣，咁你聖公會你個牧師又著呢啲祭衣，啲人就會覺得你好似傾向天主教。到今日，好多好保守嘅基督徒都仲鬧天主教㗎，同天主教劃清界線，話天主教係魔鬼嘅……佢個信仰唔係純正嘅…佢嘅信仰係已經俾魔鬼迷惑咗嘅……等等嘅睇法。咁五十年代呢種觀念更加強，但張榮岳……我喺七十年代初喺聖士提反堂做助理嘅時候呢，係跟住佢做佢助理，嗰時佢都唔係成日著㗎啦。佢六十年代係成日著㗎，主禮聖餐嘅時候就著呢啲祭衣。當時已經有好多教友覺得佢好特別，我都見過佢喺詩班房裡面成個櫃都係祭衣，好少牧師會有咁多呢啲祭衣，好可能佢自己本身叫做係夠資歷啦，因此何明華主教冇干涉佢，但我相信其他後生啲啲何明華未必准佢咁著㗎。

訪：點解呢？佢係憑咩嘢原則去決定幾時著幾時唔著，或者係佢決定㗎，定係？

林：當然啲大節呀，聖誕呀…復活啲啲大節日，佢好似今日好多牧師，喺聖餐嘅時候佢就著㗎啦。（訪：依家就普遍嘅。）係啦，我哋依家香港聖公會，好多牧師主禮聖餐嘅時候都著呢啲祭衣。但係佢五、六十年代就絕對係好少禮拜堂，除咗有一兩間之外，有一間就係牧愛堂…我嘅母堂……土瓜灣嗰間牧愛堂，佢係由上海落嚟香港嘅聖公會教友，所以牧愛堂講國語㗎，佢哋喺上海主要受美國聖公會影響㗎，美國聖公會聖約翰大學呀，都係美國聖公會㗎，上海除咗係英租界……（訪：英租界都會有啲 CMS 嘅人喺度？）

有，英租界根本就係班英國人，你最近有冇去過上海見過聖三一堂㗎？……聖三一堂當時喺上海原本係做座堂嘅，不過唔係上海座堂，咁種種原因佢做呢個教區嘅座堂，St. John Cathedral……我話俾你聽…喺一邊…嚟住嗰個政府合署嗰個玻璃窗……叫做三一玻璃窗，就係上海聖三一堂送俾 St. John Cathedral 嘅禮物。當時上海係有錢過香港好多，同埋呢個喺英租界裡面嘅，就英國人起嘅禮拜堂，仲有國際禮拜堂，都係呢個英國……都係喺英租界嗰度，所以又係英式禮拜堂，呢個……點解我講三一？（訪：你頭先講緊牧愛堂……）係係……（訪：牧愛堂就係近呢個聖公會？）好多教友當年其實都係喺上海嘅禮拜堂，但上海嘅聖公會都係[同]美國聖公會關係好密切，而美國聖公會就係好注重禮儀嘅教會。喺我哋聖公會之中，佢不𨵮個禮儀都傾向高派嘅。美國聖公會傾向高派，所以牧愛堂啲教友喺上海呢，啲牧師已經又係美國聖公會，嗰時已經好普遍著晒祭袍呀……祭衣，咁外表同天主教神父係差唔多。所以佢哋落到嚟香港喺牧愛堂，佢哋都係繼續返佢哋比較高派嘅傳統，比較高派嘅禮儀。所以佢哋習慣著祭衣，當時除咗牧愛堂就係聖士提反堂。

好可能九龍嘅基督堂都係稍為傾向高派啲呢咁樣。都係得兩三間，聖士提反堂就已經係當時……。呢個大家就唔會好理會牧愛堂嘅，因為牧愛堂成班人同個教區有啲格格

不入，因為佢哋講國語嘅，你牧愛堂做乜嘢冇乜人會理會佢哋。但聖士提反堂係第一個華人牧區嚟㗎嘛，所以大家會好關心聖士提反堂咁樣做，如果有人覺得唔啱，會批評呢。但係冇人出聲嘅，因為張榮岳牧師……後來做法政牧師……後來做會吏長，專責做教育嘅會吏長，因為佢本身資歷深，冇人會話佢。何會督都唔話佢，你邊個會話佢呢？

所以呢啲都反映到，無論係對後來重建嘅聖士提反堂嘅佈置設計，你睇到呢，佢雖然好簡單，但佢有好多比較係禮儀嘅元素。你留意到佢個聖壇，放中間嗰個十字架吊落喺中間，仲有呢就係好少人留意到，佢至聖所、聖壇嘅範圍呢，佢上面嗰個天花板一路沿住個天花板，有一組光管嘅。嗰一組光管有四隻顏色嘅，換言之有四組光管，係鑲喺喺上面嘅，就係每一組有唔同顏色，若果到綠色嘅季節，綠色、紫色、白色、紅色，一早起個聖壇嘅時候已經喺上面連埋呢啲季節嘅顏色，啲光管跟住季節嘅顏色。我唔知佢依家仲有冇咁樣，我做助理牧師嗰陣時，佢個天花板好高㗎，到聖靈降臨日，個工友就搽晒啲紅色嘅光管，所以成個聖壇嘅範圍，圍住個邊就著晒啲紅色光管嘅。到綠色咁樣，呢個係綠色，佢就開著晒綠色嘅光管嘅。咁呢個對教會嘅節期顏色嘅注重呢，呢個亦都係一種叫做對禮儀嘅注重嘅一種表現㗎。所以張榮岳喺設計重建聖士提反堂已經加入咗好多呢啲嘅元素，佢仲有喺個門口，一入門口嗰幅牆嗰度呢……（訪：有啲好簡單嘅畫）

叫做苦路十四，耶穌基督行苦路，有十四個站，十四個 station，佢喺設計個新嘅聖士提反堂嘅時候，加入呢啲元素，當時嚟講聖士提反堂從崇拜禮儀嚟講，係一間比較叫做合乎崇拜禮儀嘅教堂。

訪：但呢啲係咪張牧師設計㗎呢？定係當時教區有冇一啲 standard？

林：冇㗎，全部啲 idea 係佢。當時亦都冇人會諗到咩，亦都冇人夠膽去[做]，因為聖士提反堂係佢管理、話事，亦都冇人夠膽會咩嘢，你全部見到嗰啲嘢，都係嚟自佢嘅觀念嘅。

訪：如果咁講，林牧師你頭先講，我真係要追返依家嗰排燈係點搞㗎。

林：佢可能會改㗎，你要搵返啲光管容唔容易呢，同理依家啲人會唔會好 care 呢。

訪：但係如果你咁講，嗰啲設計真係你頭先個講法，點樣喺個建築嘅設計、聖堂嘅設計裡面去融合禮儀，擺喺裡面，而其他人係跟到嘅，係喺你做助理牧師嘅時候，其實佢哋都係咁排啲燈嘅，佢哋咩節期就開咩燈㗎？

林：係呀，你訪問一啲比較資深嘅教友，例如我相信你會訪問過呂大衛，有冇訪問過呂大衛呀？（訪：有……）佢好細個一路做詩班呀...聖壇侍從呀...乜嘢，學嗰啲聖壇侍從呢，全部都係張榮岳訓練出嚟。一到咩就全部跪晒喺度，所以咪話佢哋係好高派㗎囉。一到唱咩，佢哋就跪晒喺度，全部跟張榮岳嘅。呢個就係張榮岳喺禮儀方面對聖士提反堂，甚至對香港聖公會，嘅一個影響㗎。

訪：一個創始，咁其實對聖公會有冇咩影響㗎呢？佢咁樣去喺一間教會裡面，佢咁樣

嘅設計，或者做呢啲咁嘅事情……？

林：我相信就有少少，但唔係好大。主要係當時成個氣氛，都未曾成熟會接受佢個個喺聖士提反堂好多創新嘅做法，或者開先河嘅做法啦。

訪：如果咁講，咁聖公會其他教堂係幾時先正式開始去諗聖壇個改革呀？位置點擺呀……基督中心論呀……以基督為中心嘅確立呀……？

林：第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呢，就聖約翰座堂。後來我由聖士提反堂調去聖約翰座堂嗰時，嗰個座堂主任 Dean Stephen Sidebotham 佢本身都係高派出身，亦都係將……可能佢之前都將個聖壇搬咗出嚟喇……但係佢就將個聖壇放咗喺教堂嘅中間，靠近嗰個會眾嘅前面。呢個做法就……，佢之前呀 Dean Rex Howe 有冇咁做我唔知，但我記得去咗嗰個座堂度做，嗰時啱啱要裝修，將成個聖壇做咗個假嘅平台，將啲詩班座位打橫放，instead of 今日咁樣面對面咁樣，佢就面向會眾嘅，聖壇放喺詩班前面，聖壇嘅前面就會眾，大家都圍住聖壇。

聖約翰座堂，始終都係座堂呢，佢呢種做法令到跟住其他禮拜堂如果裝修嘅時候，都會盡可能將個聖壇移出嚟喇，亦都係嗰個禮儀，個崇拜變得更加禮儀化。我喺 80 年讀完，喺美國進修禮儀返嚟，我諗就好大嘅因為我嘅影響、介紹等等呢，對個禮儀有好大影響，尤其喺華人嘅禮拜堂……著件祭衣呀……等等，一個好大嘅影響。依家就變成好普及啦，甚至乎喺聖餐度燒香呀等等呢啲……

訪：咁即係話林牧師你話 80 年代你讀完禮儀學，返嚟對聖公會嘅影響。你嗰時有冇話有啲 standardize 呀，或者有啲教區……依家叫教省啦……當時教區有一啲嘅推動呀，成個禮儀運動呀，有冇呢啲咁呢？

林：都有嘅，少少。但我哋聖公會有個傳統，有個精神呢，大家用一種共識去做嘢多過用一個規例去做嘢。

訪：即係唔係一個 policy ？

林：唔係 policy，同天主教唔同。天主教有咩就頒佈個規例，大家要跟住做。譬如我哋自從 80 年代，好多教區將個聖壇搬出嚟，就從來冇一條由議會通過嘅規矩，話個聖壇一定要放喺嗰度，從來冇嘅。你咁樣呢反而有啲會話我唔搬又點呢，吓嘛？但係有啲到今日已經將個聖壇搬咗喺會眾中間。但我喺 80 年代仍然有少數嘅牧師死都唔肯搬嘅，佢點解死都唔肯搬呢？因為咁嘅時候，啲詩班座位就要放喺聖壇後面，然後到聖壇，然後到會眾，咁啲會眾就嚟住啲詩班，會眾祈禱嘅時候就跪住嚟住啲詩班。有啲牧師就好反感啦，佢話我哋啲會眾好似跪喺度跪啲詩班，嚟住啲詩班祈禱。咁其實啲詩班都跪住喺度，一樣係跪。不過佢哋覺得，譬如你坐喺度你係詩班，我係會眾，中間係聖壇，咁大家我哋要祈禱，大家跪低，咁你係詩班你都跪低喇。但係啲牧師話，個牧師跪喺呢度喎，話啲會眾好似跪住嚟住啲詩班，當啲詩班好似係神咁樣。所以亦都有幾個呢…唔係多嘅…我都記得…但費事講啲名，有兩三個一直都係堅持唔將個聖壇搬出嚟。佢覺得佢心理上接受唔到，覺得好似啲人拜詩班咁，唔係拜上帝咁。就呢種觀念當然係有冇必要嘅，因為上帝無所不在，上帝有冇必要一定喺某一個方向。其實一個

最好嘅觀念就係上帝或者耶穌基督喺我哋中間，係嘛？所以，仍然覺得心理上過唔到關嘅，因為聖壇搬出嚟之後嘅詩班座位，因為冇其他地方擺詩班座位一定喺個聖壇後面，咁就好似嘅會眾跪住咁，係個個牧師本身個上帝觀有問題多過係咩嘍啫，咁當然呢啲就唔可以講得咁坦白嘅。

整整下大家都有共識咁，到今日我諗都有咩邊個禮拜堂個聖壇唔係搬出嚟，我諗間間都搬出嚟啦。呢啲就大家一種共識同大家透過呢個理解，大家去分享，然後去達成嘅一個嘅做法。整整吓變成一種習慣，變成一種傳統嘅一部份啦。我諗呢個好符合聖公會嘅精神，聖公會有好多啲嘅做法都係透過慢慢咁出現，繼續被接納，吸納喺教會嘅生活裡面，成為教會生活嘅一部份咁。

訪：頭先講開聖士提反堂個排燈呢，四種顏色個排燈呢，其實有冇其他教會會 integrate 類似咁樣嘅設計？

林：我印象曾經有個禮拜堂係咁樣樣嘍啫，仲係舊嘅聖雅各堂。但係呢個做法有個唔好，因為我哋教堂以前都有個問題呢，你啱啱起嘅時候啲燈，通常教堂個天花都好高，教堂一定樓底好高。咁你起嘅時候你喺個度裝啲燈就容易，到你日後啲燈燒咗你去換呢就好難嘅。當你有啲教堂根本換唔到燈咁擠，依家加埋啲啲勞工保險呀、勞工安全，個法律要求好嚴格嘅。如果你高空工作離地幾多尺呢，你唔可以叫一般嘅工友去做嘅，以前叫工友爬上去[換]啦，今日工友會拒絕嘍。你離地唔知幾多尺，佢工作唔係受過訓練呢，佢可以唔做，同埋你請佢嘅時候冇指明佢要做呢樣嘢，佢跌咗落嚟或者有咩事呢，勞工保險係唔包嘍。（**訪：**因為都好危險？）直情好危險。所以今日搞到換電燈呢，有時好簡單，只係換一個兩個嘅電燈呢，都要請個師父嚟換。咁啲師父一嚟到就先收你五百蚊，甚至乎再多啲七百蚊，又要睇下你有冇梯呀咩嘢，好多嘢攞。

所以到我哋新起呢個禮拜堂嘅時候，點樣安[裝]啲燈都係要重新去思考嘅。唔係好似以前一定要天花板度整落嚟嘍，可能係喺牆度射落嚟又唔定，你容易換到呀。好似[聖]保羅堂咁，[聖]保羅堂一排排啲燈呢，我哋以前將佢機械化咗，如果要換一摞個制，好似升降機咁啲燈會放晒落嚟。（**訪：**哦係呀？）係呀，連埋中間個十字架都係可以放落嚟抹呀清潔呀咁。（**訪：**咁好好啫！）係呀，所以[聖]保羅堂好先進嘍，如果有咩嘢呢，一摞個制啲燈升返上去。依家有啲舞台設計都係咁嘍，啲舞台好高嘍嘛，佢要換啲燈膽呢，就放晒落嚟，啲師父喺地下度換晒啲燈，就捲返啲燈，好似升降機咁將個燈升返晒上去。我哋[聖]保羅堂依家就用呢種方法，不過啲機械設備我哋就要好似[要]領一個升降機牌，好似機電工程署每年我哋有個一年嚟做例行檢查兩次。一個工程公司，佢每年做一次大檢查。佢認為冇嘢就幫你寫封證明書，話呢個檢查點樣，就俾機電工程署，就擺張證書。好似人地升降機裡面個張證書咁樣，證明你呢個係安全嘅。咁又過咗一個鐘啦，咁呢個就第一題啦。

訪：呀有趣呀，我返去研究吓啲燈先。

林：第二個[問題]你係話？

訪：領導，其實華人嘅領導嘅問題。

林：嗰度呢，就係當何明華主教退休時聖士提反堂提名張副主教，佢其實嗰陣時係，你嗰度唔係好準確呀。（訪：唔啱呀？）唔啱，呢度嘅，因為何明華主教退休嘅時候呢，張榮岳都未做主教嘅，佢都係法政牧師嚟咋，佢就曾經係同埋張紹桂，張榮岳同埋白約翰三個被提名做主教，結果就係……呀龐德明嗰次有冇？……應該係張榮岳、張紹桂、白約翰三個候選人嘅。咁後來你哋有機會問下鄭廣傑榮休大主教仲清楚，佢就後來……

訪：係東亞議會嗰度選嘅嘛，係咪呀？

林：唔係，呀……何明華主教之後就係由呢個我哋教區自己選嘅。（訪：哦，由教區自己選？）由港澳教區自己選嘅。

後來有三個提名，好似係張紹桂呢…當時港澳教區個議會，華人牧區組成嘅議會就選咗張紹桂嘅。但係當時另外仲有個議會，佢哋就唔會自己選，就由三間英語牧區組成嘅，聖約翰座堂就兩批人，一批人喺教堂裡面，華人牧區代表就選。另一批就西人牧區代表就喺度等，咁你選咗嗰個係咪張紹桂呢，就要嗰邊接納，都要英語嗰邊接納。好似張紹桂就選咗佢，但英語嗰邊就唔接納，唔接納個華人做教區主教。因為嗰陣時係 68 年、69 年，嗰陣時嗰個仲未曾到本色化咁咩嘢啦（咁注重）。結果後來再選，為咗要兩邊都接納呢，華人嗰邊都選咗白約翰嘅。

點解選白約翰呢，佢係英國人，但佢喺中國工作咗好多年，佢喺抗戰前已經喺廣州嶺南大學度工作，係咪好似話何會督嗰陣時請佢由英國過嚟幫手嘅，喺廣州嘅工作。佢好似係個讀書人，特別係歷史方面，所以請佢去嶺南大學教書，教歷史，佢因此就學咗中文……白約翰主教，但佢啲中文其實係普通話，佢又識睇中文又識講國語，但有 Philip Wickeri 咁流暢。但其實嗰陣用嘅時間都唔係多嘅，咁個個遷就佢哋就講英文啦。咁佢同啲真係唔識講英文嗰啲牧者一齊呢，佢就講國語。後嚟 1949 年之後佢都落咗嚟香港，咁佢一直喺道風山嗰度做研究嘅，研究中國文化同基督教信仰。喺道風山……所以嗰時佢[請]到白約翰牧師，因為佢識講國語呢，佢就係時不時嚟牧愛堂講道嘅，因為牧愛堂有個時期有 full time 牧師，咁所以佢都嚟施吓聖餐，我就喺牧愛堂。咁所以佢未做主教前我已經……佢經常嚟牧愛堂講道……都聽佢講咗好多道都識。佢又識我，我又識佢。我細個中學生啫，佢好好人嘅。

咁後來因為佢……佢有呢個對中國文化有一定認識，又喺中國工作咗咁多年……所以話要搵一個妥協，要雙方我哋嘅華語牧區嘅代表，華語牧區議會同埋呢個英語牧區嗰個嘅……佢哋唔叫做議會，都要佢哋接納。要雙方咁只有白約翰，就係咁嘅情況之下就選咗白約翰囉。

白約翰做咗主教呢，其實佢[同]張紹桂，張榮岳都識咗好耐，咁就佢自己做咗主教有耐，佢就搵…初初就鍾仁立做教區會吏長，後來呢就鍾仁立會吏長退休呢，佢就搵張紹桂做教區會吏長，就搵張榮岳做會吏長，就專責教育嘅。以前就有咁嘅，得個會吏長，就幫主教打理晒成個教區事務，主要牧區個事務。咁白會督…因為我哋嗰時六十

年代尾七十年代初，學校個擴展都幾大嘅，無論起小學或者中學，相當嘅數目嘅學校，特別嘅中學嘅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就集中起小學多，六十年代尾到七十年代呢，就集中起中學，起咗成十間八間嘍……嗰時。五十年代尾六十年代初，銀禧啦，除咗現有幾乎存在咗一百年嘅……男拔萃呀……女拔萃呀……聖士提反女校呀。嗰啲之外呢，新起嘅中學呢，幾乎有段時間完全冇嘅，喺戰後之後，特別個社會需要大呢，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起小學，六十年代尾到七十年代呢起中學。因此要搵個人幫個主教去照顧呢方面，就搵咗張榮岳做教育會吏長，然後到白約翰，後來臨近退休要搵個接班人，佢提名張榮岳做呢個副主教。

訪：咁當[時]仲有冇其他 candidate 嘍？

林：應該有……佢有冇問過其他人，其他人推咗唔做呢，我就唔知啦，但個副主教係由主教提名嘅，然後佢提名就大家選，要達到兩院，即係平信徒院同埋牧師院，聖品院都要有三分之二贊成，先至可以當選嘅。第一輪聖品院唔夠三分二呀，到咗後來到幾個月後再選呢，因為我嗰時都有份參加選舉嘅，我嗰時啱啱做咗牧師，就選咗佢，第二輪聖品院先達到三分[之]二，平信徒就兩次都過三分[之]二嘅。

訪：咁你點樣睇？初頭聖品院嗰邊接唔接受當時嘅法政做副主教呢？

林：張榮岳會吏長。

訪：係會吏長先[啱]。

林：呢個當年係我諗裡面嘅因素好複雜嘅，有啲因素我又唔係好想講，但係我諗當時有個心理因素，個影響都好大。咁多年嚟，聖公會喺香港呢個殖民地傳道，然後開始呢個建立第一個教區起，一直都係西人做主教，咁我諗唔多唔少有啲人覺得好似西人做主教合適啲嘅。當然嗰時開始講本色化，但未曾嗰種意識咁強，覺得由西人做主教好似似主教啲囉。

訪：你話 78 年呀？但之前何明華年代，北海呀？嗰時都有副主教嘍嘅，莫壽增呀？聶……

林：上海嗰個，莫壽增...同埋後來做橋面公路嗰個……一時唔記得……（訪：唔緊要。）算係呢個港澳教區，但係一來嗰啲唔駛選嘅，嗰時何會督都唔係選嘅，係坎特伯里派嚟嘅，嗰個教區嘅副主教都係何會督舉薦俾坎特伯里大主教。坎特伯里大主教委任，喺香港定廣州祝聖咁樣，故此唔需要選。某聖品或者平信徒選嘅階段，咁當時既然係何會督推薦佢哋做副主教，當然大家都好尊敬何會督，又好尊敬主教，主教話點樣做咪點樣做囉，大家就完全係好樂意去接受嘅。你當年搵到莫壽增做副會督，咁莫壽增個年資等等呢，都有人去反對，佢本身個榜樣呀……佢個年資呀……佢個熱心呀，全部都覺得佢適合做呢個[副]主教。

但係張榮岳嗰度，我諗一個華人主教，亦都極有可能係將來繼承白約翰做教區主教呢，有好多人喺聖品院或者喺聖品中間呢，包括平信徒啦，平信徒都唔係百份之百接受，只不過贊成嘅人超過三分二啫。咁聖品院亦都一半一半咁，有啲接納有啲猶疑，

第一次嘅時候有啲猶疑。因為若果將來有一個華人做主教係好大概轉變嚟，到何會督……第九任呢……鄭廣傑係第九任，何會督係第八任嘅主教，由八個都係英國人。到白會督之後……嗰陣時你要華人做教區主教係十分之大概改變嚟，亦都有啲聖品喺心理上仲未能夠面對同接受呢種改變啦，故此為咗呢個保守啲嘅咁佢哋唔贊成，反對張榮岳做呢個副主教囉。

訪：即係話喺白會督嗰個年代，教區都仲未 ready，當然嗰個未 ready 又唔係聖品嘅，聖品當時係咪都要投票㗎？白會督嗰個選舉？

林：係呀，白會督係第一個由教區選出嚟嘅主教嚟㗎。

……張榮岳辦事好有能力㗎，同埋佢中英文都好㗎。佢同張紹桂兩個，再加埋龐德明，去咗台灣做主教啦，佢哋呢三個當時嚟講牧師之中學問最高㗎。張榮岳係第一個香港大學畢業嘅本地牧師嚟㗎，張紹桂係嶺南，龐德明係上海聖約翰大學。香港第一個，喺港澳教區第一個港大畢業生做牧師就係張榮岳。佢哋幾個都係學歷最高，中英文都好好㗎，咁嗰個主教係西人何會督，佢講得幾句……兩三句廣東話佢就要講英文㗎㗎。能夠同到會督傾計或者交流、開會，或者討論都係呢幾個牧師㗎㗎。當然仲有曹思晃，但係曹思晃佢係澳洲華僑嘛，佢喺澳洲嗰邊長大，所以佢識講英文，但學歷嚟講就呢幾個學歷最高㗎㗎，呀龐德明、張紹桂、張榮岳咁樣。有你話對華人嘅，我諗好多時候係時機嘅問題㗎。

訪：但去到選鄭廣傑嘅時候，榮休大主教嘅時候？

林：鄭廣傑嘅時候已經係 81 年嘅事啦，我啱啱進修，我就係選張榮岳……嗰時，’78 年我仲係未曾去美國進修嘅。喺祝聖禮我同陳衍昌牧師有張相……好多年……我都唔知放咗喺邊…聖約翰座堂 St John's Cathedral 度影到……係我同陳衍昌牧師，就係做佢嘅侍從牧師嘅。佢祝聖完我就去美國進修啦，喺美國進修嘅時候，’79 年佢就因為癌症過身啦。我去美國嘅時候呢，佢開始發現有癌症，佢當選之後做身體檢查，就發現到癌症。大家都覺得好可惜，’79 年……所以佢做咗副主教，佢都有乜做過副主教嘅工作，因為大部份時間都係養病……

’79[年]我仲喺美國進修嘅時候，後來聽見佢過身。’80[年]我讀完書返嚟，白會督就宣佈退休，咁開始’81 年選主教。返嚟又有份參加主教選舉，就選咗鄭廣傑做第九任嘅，就繼承白約翰。但嗰陣時到咗八十年代，亦都開始係香港嘅前途日漸受到關注。加上英國，甚至乎政府方面亦都有好多公務員本地化，以前好多政府部門嘅首長，咁教育司呀、咁民政司呀、咁司……全部都一定西人做嘅。但政府開始委任中國人去做咁司啦，第一個最高職位嗰幾個副教育司呀……[何雅明]，定係咁，可惜佢冇機會做到教育司呀，當時個教育司退休之後，就應該呀[何雅明]做教育司嘅，但有次喺跑馬地，佢啲公務員宿舍，佢有次大雨，佢嘅車就停喺屋後面個山坡嗰度，唔知佢去攞車，落緊大雨，山泥跌落嚟就埋咗佢……壓死咗……仲有呢個民政司，呀徐咁呀……總之幾個。政府都開始安排一啲有能力或者有表現嘅華人開始做部門嘅副領導人，安排佢哋預備接班，由中國人做部門嘅首長……本色化，亦都喺嗰個嘅立法會、行政會委任多啲華人社區嘅領袖去做嗰啲議員呀咁樣。故此成個社會呈現咗一種叫做本地化嘅精神，亦都變成香港政府亦都要逐漸去減弱佢係殖民地政府，一個外族人統治另一個族

群嘅人。佢要擺脫呢一樣，佢希望令人有呢個感覺呢。雖然港督都仲係外國人，但佢領導呢班本地人去管理你地本地人，咁預備開始呢個過程嘅。（訪：回歸之前。）回歸之前，亦都係 97 年回歸係開始要鋪路，就要訓練到你地本地人係能夠有呢個人才，同埋能夠有經驗去做返本地嗰個政務，政府嘅領袖部門嘅首長。呢種氣氛係好濃烈嘅，甚至乎匯豐銀行呀……一啲英國機構都委任一啲華人做好高級嘅職位，呢種好強嘅潮流。當教會要選個主教嘅時候，咁你冇可能會……大家個心理都準備我哋要行本地化……應該要選一個本地人做主教。如果唔係呢，會令到人哋覺得你仍然係外國人嘅教會咁。咁所以到選白約翰會督繼承人，嗰個環境氣氛突然間轉變好[咗]囉。

訪：差幾年已經差好遠啦喎。

林：差好遠，香港變得好快，香港歷史好短咋，但香港你幾年又已經一個好大嘅轉變，呢個轉變係快得好緊要㗎。

……所以呢個先係顯示香港有活力嘅嘢囉。

訪：法政唔好意思呀，都知阻你好耐時間，咁我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㗎啫。你曾經喺聖士提反堂做過助理牧師，你嗰時對聖士提反堂有冇一啲特別嘅印象或者深刻嘅印象，喺張榮岳牧師嘅領導之下，你當時喺嗰度嘅一啲感覺或者生活呀？可唔可以同我哋少少分享下？

林：呢個……我喺度都唔足兩年，所以時間唔算好長。我就覺得呢個聖士提反堂佢特別係年長一輩嘅教友，佢哋自己本身真係好熱愛教會，所以教會有咩需要佢哋係好熱心出錢出力，所以佢哋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又起教堂又起中學，當然佢哋本身經濟環境好嘅教友亦都有一班，但係都要熱心要愛個教會你先至樂意捐啲錢出嚟。當時起嘅規模嚟講呢，唔細㗎。個教堂同個中學係唔細㗎，所以日後都還錢還咗好幾年㗎，一直都係啲教友去支持啦。咁我諗最深刻印象係，教友對嗰個教會嘅嗰種熱心、嗰種愛護啦。

訪：係呀，佢哋嗰段時間都好堅持同埋好唔容易過。

林：我諗問問教會都係咁，唔只聖公會，大家共同渡過呢個三年零八個月，嗰種日子就加深咗大家嘅感情，大家都係點樣互相照顧。呢個有咩危險大家一齊點樣面對呀等等呢啲嘢，因為大家係共同經歷過可以講影響到生死嘅環境呢，大家就建立出一種相當深嘅感情出嚟。你睇見老一輩嘅教友呢，佢嗰種感情彼此之間都好深㗎。當然都有……唔係話教會裡面冇分黨分派，一樣會有。但整體上嚟講，因為大家都共同渡過艱苦嘅歲月呢，喺咁嘅環境之中就培養出一份比較深嘅感情。

訪：所以其實嗰班……如果七十年代頭……你喺聖士提反堂認識嗰班教友，佢哋係曾經一齊共患難嘅。

林：一齊共患難呀，係呀。

訪：一齊佢哋就好活躍嘅，亦都好愛教會。

林：係，亦都可能喺艱難嘅歲月佢哋嘅信仰都俾到佢哋好大概支持，因此佢哋又更加加深佢哋對教會嘅愛，加深佢哋對上帝、對耶穌嘅愛。因為佢哋亦都喺艱苦嘅歲月，能夠叫做安然無恙咁渡過，佢哋都覺得呢個係上帝嘅祝福，上帝嘅保守，所以亦都刺激咗佢哋對上帝嘅愛，對教會嘅愛。

訪：咁你當時有冇話對邊個資深嘅教友有特別深刻嘅印象呀？

林：我哋嗰陣時，有幾個熱心教友當時都仲係好多人好尊敬嘅，聖士提反堂嘅黎耀球夫人啦，個個都叫佢黎師奶啦。仲有呀黃相釗夫人啦……幼稚園黃主任，又後來嗰時主日學都係佢打理嘅。原本黎師奶做，咁黎師奶退咗休，我去嗰時黎師奶退咗休啦，主日學就好似係黃相釗夫人做埋主日學部長嘅。呢個後生嘅……當年嘅……梁貫成仲係讀緊中學，都未入大學，仲喺聖保羅[男女]讀中學，高班嘅學生啦。到今日做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嘅院長啦…呀梁貫成教授，當年佢都喺青少年部好熱心嘅年輕嘅教友。呀吳克正呀，嗰時啱啱仲喺香港大學讀緊建築呀，咁佢就又係喺青少年部好熱心，年輕教友。嗰時係咪吳克正做部長呢，我都唔記得，但呢啲日後一直留喺教會，一直到整個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特別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唔單止喺聖士提反堂，喺港澳教區佢哋都有好大概嘅事奉嘅，呀梁貫成呀…吳克正呢班。（訪：黃主任嗰啲。）仲有個馬偉利牧師，仲有呀鄭保羅呢。我做助理嘅時候，今日嘅大主教仲係學生啦……大專學生，佢係呢個嘅……喺詩班同主日學…特別詩班，因佢有一副好靚嘅歌聲，佢喺[詩班]同主日學十分之活躍……當年。再加上佢家人，佢爸爸媽媽、阿妹，每個星期都一家嚟呢個禮拜堂聚集嘅。佢自己本身都係第三代基督徒，佢阿爺嗰輩……鄭日修。

訪：鄭日修嗰輩又係啦，姓鄭嘅家啦。

林：鄭日修咪鄭保羅阿爺囉……定係咩？

訪：唔係，鄭日修再早一輩嘅，佢阿爺好似都喺諸聖堂做過下堂務定係其他工作，可能係，但鄭日修嗰邊嘅家人通常返聖三一堂，佢哋嘅後代，鄭氏嘅後代。

林：鄭日修嗰時呢根本，當時聖公會啲禮拜堂唔係好多，得四五間，佢間間都做過咁濟，鄭日修喺[聖]保羅堂都做過嘍，不過睇個時間長定短之嘛。

訪：譬如呀李求恩，佢哋兼顧幾間堂……

林：係啦，同一時間兼幾間嘍，佢哋未必係每個禮拜幾間都去晒，冇可能啦，但佢哋安排幾間禮拜堂都有崇拜…都有講道…乜嘢咁樣，佢哋就去其中一間嘍啫。（訪：嗰個係早期嘍啫？）早期，嗰時牧師唔夠咩，嗰時教堂又唔係多，得嗰四五間。

訪：但四五間走嚟走去都唔容易㗎。

林：唔容易，呢個接近一百年嘅聖士提反堂第一間，跟住諸聖、三一，呢啲都係歷史真係耐嘅。諸聖、三一……到聖保羅……跟住聖馬利亞堂，都係呢五間之嘛。其他都係响…好多戰後先開始嘍，包括比較早啲就聖雅各堂，都一九五幾年開始，51年，幾

乎喺戰前得呢五間禮拜堂，係得呢五間嚟咋。OK 好吖。

訪：唔好意思呀阻住你，傾咗好耐呀我哋。

林：唔使[客氣]。

訪：好多謝你俾咁多……

(訪問完)